

舒新城
劉濟羣
著

十年書

中華書局印行

舒新城
劉濟羣 著

十年書

中華書局印行

利愛則愛利敬則
敬不勉乎不可不
知不能謂之為平
真

錄王船山侯解必序

新編 民國廿五年喜

叙

十年書排好了五年，現在準備出版了。書中的男女主人，同時命令我寫一篇序，這是我無法推辭的。新城兄說：『替十年書作序，最適宜的是你和李劫人。』這話我也承認。並不是說我和劫人有什麼好地位好文章，能够替這本書增光生色，實在是因為我們兩人，對於他們在生活史上所經歷的那一次動人的戀愛的鬥爭，較有深切的認識和瞭解。現在劫人遠在四川，不見已有八年，只好讓我一人來執筆了。

在現在青年人的眼裏，男女的交遊和戀愛，在人生的過程中，實在是最平凡的一件事。但在二十年前的中國社會，尤其西南一帶的社會，在那些以舊軍人偽君子衛道者和臭名士所聯合組成的封建傳統的舊社會，把男女的交遊和戀愛，看作是一種倫理的犯罪行為。他們有時利用武力，可以制你的死命。然而社會上還要對他們歌功頌德，說他們是倫常的衛隊，道德的救星。新城濟羣因同在一校做教授和學生，由普通的認識，到進一步的瞭解，再進而爲生死交，那一段滿城風雨幾乎送掉性命的苦難的歷史，正是那一個舊社會惡勢力的反映。發生的地點，就是抗戰期間稱爲文化城的成都。現在如果把這件事說給青年人聽，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罷！或許有人要問，『爲什麼那麼黑暗呢？』是的，確實有那麼黑暗，並

且這一黑暗，在中國的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肅清。可知自由的爭取，人權的獲得，傳統的打破，武力的削除，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新城濟羣兄妹二人，也就在這黑暗醜惡的環境中，用他們的力量和信心、血和淚，構成了戀愛的穩固的基礎。濟羣說得好：『我雖是女子，但自信並非弱者。只恨我太感情用事，今後決竭力過理智生活，準備向社會鬥爭。』不錯，只有鬥爭，才能走上成功的大路，才能在黑暗中找着光，才能在無意義的生活中創造出有意義的生活。

書中有一篇新詩，其中有兩節說：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那裏只居住着你和我。

沒有人間的桎梏和束縛，

任憑我們要怎麼便怎麼。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在那裏溶化我們的一切作一個和合。

就有人再要把它分爲兩個，

那時也成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由他們長時間的鬥爭與瞭解，把十幾年前所構想的空中樓閣，變成了實體，擺在他們的家庭中，擺在他們兒女的身邊了。這一段愛的歷史，由構想而至於實體，其中一切的經過，詳細地表現出來的，就是這本十年書。

十年書並不是一本純粹的情書，他們寫信的態度相當嚴肅，並且時時不忘記人生問題、修養問題以及社會問題的討論，有許多地方很可作爲青年修養的參考書。還有一點我也很歡喜：就是在他們的信中，很能反映當日的社會形態與地方色彩。有時寫風景，有時寫內戰，有時寫社會風俗和生活，因此時代的影子，留得相當顯明。我敢說一句：想在十年書裏找色情刺激的讀者，必定要失望的。然而這種失望，正是十年書的特色。

記得民國二十年的夏天，濟羣在北平師大畢了業，初來上海，住在我的家裏。因爲她也姓劉，就算是

我的妹妹。十四年來，她對於我們夫婦，老是『阿哥、阿嫂』的叫着。使得我許多朋友，都覺得奇怪，怎麼我有一個四川的妹妹呢？時光過得真快，我們都到了中年，濟羣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然而我每見着他們，總是感着羨慕：因為在他們的生活裏，仍充滿着新鮮的愛意和美麗的溫情。

劉大杰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夜

十年書目錄

代序

敘

第一編

南京——四川——北京

一一六

第二編

上海——四川

一九八三

第三編

上海——北平

八三——二五六

第四編

上海——鎮江

二五七——三九〇

第五編

上海——四川

三九一——五三六

十年書

濟羣女士：

前幾日在軍隊中過生活，今日却在雨中過生活：上午下半年雨，什麼都打濕了，還只走得二十里，下午走四十里，宿在合川下二十里之沙溪廟。說不定明天還不能到重慶，然而已是千安萬穩了。

昨夜來想及許多往蹟與來軫，精神上很爲安舒。關於此次之事；爲避免自我宣傳計，初擬不再說話；後來念及你的處境困難，又不忍不說幾句：所以到重慶後擬發表一文，說明此次事變的真相。

我曾過細想：平日雖常講創造環境，但實際上還是打不破社會習俗；此後當立定脚跟，努力作人，切實作事，東下亦決計坐三等艙與勞苦的工人共同生活，以期得點一般社會的實際經驗。此次之事，在我最少足抵讀書十年，真謝謝他們。

這幾日來讀少年維特之煩惱三次，此書爲德國文學家哥德所著，川人郭沫若所譯，爲世界名著之

一：感情之熱烈，文筆之優美，表現人生之真切，真所罕見，有幾句話我受感最深，茲錄在下面：

「凡爲創建大事業，創建好像不可能的事業的非常之人，當其未成功以前，別人定要叫他是醉漢，是癡子的。」

我在學術上本無表現，已被人這樣嫉視，你真要在學術上有所創造，在事業上有所建白，請先做十年醉漢、癡子罷！不當計一日之短長也。

我想到你東下的問題，起初很不安定，但後來過細一研究，却不甚以爲念：因爲叔和家庭的情形，我深知道；令尊雖未見過，但從其平日言行上可以推知。這次事變之誣害，不僅旁觀者知之，卽由對方所發表之文字看來，亦不能自圓其說也。

天黑了，沒有燈，亂寫一陣，俟到淦再告。

新城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二

濟羣女士：

我到淦已五日，途中奉函想收到，但只得陳岳安先生兩函，未得你一字，殊爲繫念。成嘉路已通，不知

你現在猶在成都否？辯正文已作就付印，後日即可印出。除分寄全川各學校（均教育廳某君代辦）外，並擬寄成渝各報。我原擬如約住此候你，現因滬寧事待料理者甚多，劫人被捕、滬報誤傳爲我，滬友已函電相詢，舍下知之，當更焦灼。你與叔和東下問題，已委託此間穆先生代爲照料（詳細辦法已於今日同時快郵達你嘉定家中，由令尊轉交），故決定二十七日起行。有函望寄寧寓，你當切記，毋忘學業。親友處請代告一切，並致謝忱。

新城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重慶

三

新城先生：

本月十七日廿五日兩示由陳岳安先生交來，敬悉。二十五日函謂定於二十七日起行東下，很感悵惘。但細思之，我目前尙不能離蓉，何時起行東下，更難預定，徒勞久候，殊無意義。你早行當可治若干有益之事，故亦泰然。

此事發生後，你常說我恐難在四川生活，但因事實之需要，不能生活亦須勉強生活下去，不過僅能生活於黑暗沉沉之境地耳。將來或有光明之日，但不知要待至何時！

我本擬將蓉事早日結束，返家一行，即行東下。但今晨家中（眉城鄉下的舊家），忽遣人來接，僅云現在路上勉強可通，令速歸家，並無其他言語，故惴惴焉以爲東下之舉或成問題。叔和見此情景，擬同其母親送我回眉，茲定於十四日起行，到家後，再詳告一切。

此函到時，諒你早已到寧，但不知貴體如何？精神如何？念念來示，請仍寄嘉定，因鄉間郵政難通也。

舫上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夜三時

四

新城先生：

別來月餘，繫念實深，前月奉上一函，諒邀尊覽。迄今未獲回示，不知何故？郵寄有誤，抑無暇作覆？念我與叔和返眉後，本擬快函通知，不幸因途中感冒風寒，致患微恙，遲至今日，尙祈原諒！

我們本定上月十四日起行，因蓉事未了，延至十八日始行，於廿一日抵眉。廿五日家父因事到嘉，我們又隨同赴嘉。適值家父即須隨旅部開駐溫江雙流，故未獲多談。至於東下問題，家父主張完全依照你所指示的辦法辦理，且已託其友人——楊書記官——護送到渝。現在候輪即行，航程大約一星期，請釋遠

念！

到此後，得讀你兩函，蒙指示一切，自當謹記。今復接你致家父之函，悉你已安抵寧垣，不勝愉快之至。

卅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五

濟羣女士：

別二十日了，連寄數函，但至今未得一字，當係交通不便所致。

由蓉東下，物質上可謂極苦，但均能泰然處之。席地而臥，兩日不食，亦不以爲苦，而反以能窺見社會上許多現象爲樂。但一想及你之苦況，便又寢食不安。

此次事變，若非遇你及胡人岳等，我生早已完結。因爲倘若你爲泛泛女子，對於我無徹底的瞭解，一定經不起社會壓逼的苦痛而將我出獻；即不然，捏認誘惑，我亦無法辯別，而一切均隨之以終。你莫謂世界上無此等人，重慶第二女師前次之風潮，聞某女士即有此預備。倘在蓉而無胡人代入牢獄，岳安照料一切，其他朋友熱忱維護，我亦不能脫險。我近日曾經細想四月二十八日以前我生爲我有，以後則爲

你們所賜。一日不死，決爲你們効勞！我現在當然不能說感激你們，亦不能報答你們，惟望將來能在學術修養與社會奮鬥上努力，以期毋負你們。——你在報上所發表之文字，我均讀過。

現在天氣漸熱，船上疾病易發，你如東下，臨行時須帶人丹、薄荷錠、清導丸、神功濟衆水、或科發痧藥水、安其比林（Antiprin）（治傷風頭痛等）、胃寶（你之胃病未斷根，更宜注意）等。無論何時，切忌食冷物。此外還有一事，即宜昌至漢口之茶房酒資，必俟其將信送到指定地點經該處人到或取得回信而後給（通常船未到岸即給）；若未到岸茶房索取，則以俟到岸送信取得款後再給付之。早給，恐其不負責也。萬宜留意！

新城十四年六月二日午前四時四十分

六

新城先生：

九日在蜀南輪上接得來示，慰甚！

是日我與叔和十一時上船，因房艙滿座，楊伯父與船主交涉，始將水手的一間小而且狹的房間讓給我們。船本定十二時起碇，因臨時等上貨物，延至次日上午六時始開。途中遇霧，停約二小時，但每小時

仍能行八十里，故午後二時即抵敘府。當時很想寫信給你：因艙內沒有桌几，且無座位，坐在牀上伸不直腰；而我們的房間又位在鍋爐的隔壁，三人擠在一塊（同房另有一位姓張的夫人），熱不可耐，無論如何，都提不起筆來。當晚叔和因為受不了那樣的燥熱，兩三年不曾發過的羊癲瘋竟又發了。幸而我發覺得早，當爲救治，未達險境。她的病發於夜三時半，我直守至四時半，她始稍覺舒醒，現已恢復原狀。我也因受熱不過，而致頭痛發暈。第三日早八時船復開行，午後一時半到瀘州。當日午後，軍人上船檢查，首先把船扣留着，囑開回敘府，於是將所有的客人驅逐上岸，我們則經楊伯父再三與軍官們交涉，方容許在船上住一夜。此時我們憂慮萬端，致通夜不眠！今晨幸得船主與軍人交涉妥當，軍隊撤去（大概塞了一些錢），始於八時開行，午後五時半抵渝。

現暫住旅舍，明日當去請教穆先生，但是你給我們的介紹信，竟於無意間遺失了，真是一件對你不起而且對自己不住的事！

現在我們的目的地，南京與北京大起衝突。十餘日來我們的腦子裏無時不有這個問題，也無時不討論這個問題，但終於解決不下來！此刻唯有聽從父親囑咐，依照你的計劃，到宜昌再打電報給你，等待林萬里到漢口來解決了！若去北京，則同張子欽等五人同路。

舫上十四年七月二日早二時一刻

七

新城先生：

在渝寄一函，不知收到否？念甚！

我與叔和曾晤穆先生，得他的幫助很多——換錢、寫介紹信、擬電報稿、買船票——十四日並親自送我們上船，實在是感謝得很。

昨晨乘江慶輪於四時半開行，午後七時過夔府，今日正午安抵宜昌。

我們本擬乘快利輪赴漢，因該輪還要等幾天才得到。在此久候，時間太不經濟，所以決定忍着苦難，乘昨天剛到的一隻很小的復盛輪（比蜀南稍大。）但買票時，房間沒有了，後經多方交涉，才得到一間臨時讓出的官艙（三人共二十六元）；現定十八日開行。因船小熱甚，故暫住江慶輪上，俟開行時再過船。

到南京與到北京的問題，還是不曾解決，十四日和楊伯父與穆先生長談一次，他們都說是到南京較好，並舉出種種理由，算是替我們解決下來了。而一切準備也都是以南京為目的地。當時心裏非常安

靜：因爲最難解決的問題得以解決了，何況這樣的決定又頗適合我們的心願。但是仔細想來，他們總是客觀的看法，內心的問題，仍非他們所能解決；昨日爲這個問題，竟致痛苦了一個整天；左思右想，終於找不着一條適當的路，整天都在煩悶、憂鬱、痛苦中過活着！

今天我們仍然在苦痛的掙扎中，上午曾將途中情形函告穆先生、楊伯父。幾次執筆想寫信給你，但又怕你知道這個消息而感不快，所以勉強把感情抑制下去。下午去甲板上散步，看見兩岸風物，觸動了我們的別情，更想及離鄉別井的種種，禁不着淚痕滿面，不得已提起筆來寫這封不十分必要的信。

舫上十四年七月六日於江慶輪

八

新城先生：

由宜寄發一函，諒已達覽。

復盛輪十八日晚十時開行，昨日上午九時半安抵漢口，現住新泰安棧。

我們到南京與到北京的問題，經多日考慮的結果，最初決定依照你的計劃，到漢即持介紹信訪某